捧腹編

捧腹編目錄

卷六

笑林

以門族官品自言　動手

陛下欲秤臣耳

大唐新語

你牛亦自弱　坊州杜君

探食劉蘭心肝　與賢家君報讐

狗尾底避陰凉　以居要津示大

買得張佛袍集　豈不畏皇后聞耶

活剝生吞　圭誅虞縷

棋子布　幾落省墻東

好者總在僥倖者去

國朝傳記

敢於御史裡行

宋史

俄聞犬吠叢薄間　自稱曰暉

盡在是矣　瞎榜

王班請滿飲　可惜壓死

天王形　有見人否

急中急　勑汝自請

三旨相公　亦願兒遠佞人

須自下作法　恐亦非金人所喜

汝曹惟有善走　生兵何物

捞壽　勿笑三耳

兒罔當受杖　今日甚樂

驅使李商隱　幸舍吾被

元史

地獄中復置地獄　獨不能為君爾

治天下匠　瑞應將大至

天下儒人師

遼史

惟知炒栗　柴入火必焚

覩鼻在否　和你都輸去

金史

鬭裏飛　豈可使我爲始皇

不識眥字　雀兒參政

列子

杞人憂天　宋向氏

迭疾　　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北山愚公

兩兒辨鬪　　負日之暄

仰天而笑　　其狗迎吠

得人遺契　　不見人徒見金

晏子春秋

迭處迭去　　數圍人罪

楚爲小門　　辱嬰取病

史記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不知漢大

豚酒穰田　歡飲一石

不忍喝渴　臨檻大呼

麋鹿觸冠　漆城

河伯娶婦

捧腹編卷六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陸硯祥壽卿父校

啟顏錄

服石發熱

後魏孝文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本非富貴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

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大笑自後少有人稱石發者

作鷄鳴

唐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遣兄作鷄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焉得隨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傷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毘舍闍鬼

隋薛道衡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曰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枷中坐

隋劉焯與從弟炫竝有儒學嘗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婆

乙再伯父

豐邑坊在上都是肆出方相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方爲官必認云親知人戲謂之曰豐邑公相是君何親曰是某乙再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

論孔子弟子

北齊石動筩嘗于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不合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

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
士無以應之
乘大家熱鐺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共
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石動筩曰是煎餅高
祖笑曰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
之諸人未作動筩爲謎復曰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
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
更作動筩曰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勝伊一倍

高祖嘗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石動筩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曰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筩曰郭璞游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二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

典琴

北齊王元景性機捷有一奴名典琹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琹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徐謂典琹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作字典琹何處有琹可典

三禿不敵一盧

隋盧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論議嘉言即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三僧即助此僧酧對往復數回三僧竝屈嘉言乃笑謂曰三箇阿師竝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報言可不聞樗蒲人云

三箇禿不敵一箇盧覩者大笑僧無以應

豈是車擽傷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婿家疑婿不慧婿翁置酒盛會親戚欲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骨出何意曰天使其然婿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骨出者車擽傷豈是天使

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者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轢傷婦翁羞愧無以對

臘月何處有虵咬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卽召與劇談甞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有梯否素曰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日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

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裡許素大笑又問曰忽命公作軍將有小賊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曰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沈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何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曰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應聲云取五月五日南墻下雪雪塗塗卽卽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蛇

啖素笑而遺之

截鼻補眼

隋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于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朝官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出于衆中就坐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深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即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聲報云法師眼深而

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大笑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頭兎翻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長揖而去

何須爾許大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濶道弘將入閤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狗利社稷

長孫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于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于墻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擊之傷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擊支牀磚打狗玄同曰可不聞狗利社稷塼之亦可

嘲熱客

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痴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

宋不解射　累行狀

說無一急嗒嗒吟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

應是宋公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掇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䨂復下應西還更東十廻俱着地兩手迸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

烏馬漆弓

唐李抟愼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言爲長安令亦黑

崔行敏詠之曰時愼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

、、、、、

令共獵北山熊

相嘲眼鼻

一人患眼側睛及鼽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齆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昃爲有陳根委鼽患眼人續下句不識似蘭斯馨都由鴈門紫塞

屈五指

唐逸士殷安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

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以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

予在囘何敢死

唐侯白機辯捷時莫之比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曰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于樹枝上

問前當作槐　姓名俱新

懸着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
子在回何敢死

應是六斤半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齋名紙至省門
遇侯白請爲題姓乃書云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
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六斤半曰向
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
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
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

與稱大家熱鬧字同

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

此是阿歷

楊素謂侯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即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

此是犢子

侯白逢衆宴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

前呼穀穀此呼號號直以鳴吠者莰笑矣

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郎應聲曰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郎令白解云此是犢子

當作號號

侯白謁邑宰會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于是入謁白曰境中盜賊甚多請命各家養猛犬令吠聲㤄㤄庶可警夜令曰㤄㤄聲者不是猛犬當作號號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謁令者宜慎

笑林

不殺陳他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人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隨興儀白唱

父子亦有此則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憂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答者曰隨與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贊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履上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贊者曰履着脚堅亦曰履着脚也

責人當以其方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

當以其方也

煮牀簀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少失過庭之訓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乂乃答曰渭陽之恩過于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廷之訓故學無益

以綿中截而入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竪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傾家贍君

描寫錢虜悭態曲盡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而減比至宇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復相效而來

幽怪錄

此一耳當置……三使……

三耳秀才

隋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一日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大山府君呼君爲錄事卽內慎於大布囊負之既至府君命坐因與論天曹疑獄慎舉張審通自代審通爲狀申天曹天符下罰府君府君大怒審通卽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無聞審通更爲判申天曹允之府君悅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鬼擘之爲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既稽數日額角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

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秀才者

橘中樂

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叟顏髮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

妖亂志

借耕牛牽碑

廣陵立高駢生祠并刻石頌差人採碑石于宣城及

至楊子縣呂用之一夜密遣人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壕以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非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

唐語林

無誑人云癩死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韓皐實是硬

韓皐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皐但憮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傳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

以門族官品自言

玄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

數輩游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倡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餡乘馬而去

動手

商則仕廪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不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

笑嘲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陛下欲秤臣耳

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爲稱之難其身大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業曰陛下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秤業果得千斤

大唐新語

你牛亦自弱

則天朝皋游販閉坊市南門以禳之楊再思晨入朝

值雪重車將牽出西門路而又滑驅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坊州杜若

尹伊嘗作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怱有此科應由謝眺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

不妨笑不得許多也

探食劉蘭心肝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

與賢家君報讐

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絶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黷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

案謚法名與實爽曰謬請謚爲謬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議以爲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爲恭彥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於衆中歐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讐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狗尾底避陰凉

劉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毎於縣祗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凉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以居要津示大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賔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賔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側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

世好

買得張佛袍集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

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

豈不畏皇后聞耶

太宗嘗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裩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

無忌后之弟也

活剝生吞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廻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偸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廻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爲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圭誅虞𤣥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

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猪云誅魚云虞驢云縷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云結米云弭麵云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饑侍

安得不笑

御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巳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柑子布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

長吏以爲推布裹柎子事懽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柎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幾落省墻東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旣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墻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好者總在僥倖者去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勑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國朝雜記

敢於御史裡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裡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咏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裡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

寫得快

史不下驢銜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
月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
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裡行
於是羞赧而止

宋史

俄聞犬吠叢薄間

韓侂冑用事宗室師𢍰附之得爲工部侍郎侂冑嘗
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𢍰曰此眞田舍間
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

异也佗胄大笑

自稱曰𤍠

党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毋擐甲胄毛髮皆竪進名進自稱曰𤍠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

盡在是矣

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巳上悉書所掌兵數于梃上如笏記焉太宗一日問党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梃以示上曰盡在是矣

瞎楞

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十一人及第者爲㮇
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㮇云

王班請滿飲

田景咸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
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
是官爾何不早諭我

可惜壓死

周仁美從李漢超戍於西嘉山中重創補隊長漢
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

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幾許錢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

仁美非畏死者

天王形

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存術數前戎城主簿田辯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雖龍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

相經

有見人否

廉吏多縣事

張觀輙尚恬曠持廉少欲仁宗飛白書淸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

急中急

張雍性鄙吝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爲羨餘以輸官務集會賞佐纇食而已在三司置簿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爲時論所誚

劍汝自請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寛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

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徐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三旨相公

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云已得聖旨也

亦願兄遠佞人

王安國屢以新法力諫兄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亦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于聲色

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石復書曰亦

願兄遠佞人聞者撫掌

須自下作法

金人圍都城孫傅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

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

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其法用七千七百

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

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

市井游惰旬日而走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君

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徽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當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而止傳與何㮚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吾危急吾師不出㮚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啟宣化門出戒守陴者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遂下城因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

恐亦非金人所喜

高宗卽位拜李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更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聞者絕倒

汝曹惟有善走

觷音郝又音學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張觷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觷薦觷再三辭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觷

嚴毅聳拔意度嶷然異於他師諸生甚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嚴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

生兵何物

金王亮南侵高宗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邪聞者掩口

松壽

韓侂胄用事程松知錢唐縣諂事之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吮賤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

勿笑三耳

郭忠恕嘗以聶崇義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鄭

作聾雖然三箇耳其柰不成聽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盖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

見罔當受杖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往往召豪吏接作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今日甚榮

有郭昱者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

恥赴常選獻書于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于馬首

驅使李商隱

賀鑄長于度曲謬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

幸舍吾被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

樂器抑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有盃入其室覺而
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

元史

地獄中復置地獄

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
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
獄邪

獨不能爲君爾

順帝賞宋徽宗畫稱善巙巙進言曰徽宗多能惟一

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

治天下匠

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太祖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楚材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大笑

瑞應將大至

趙璧爲河南經畧使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咸呼爲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璧至按罪斬之劉大驚時天雨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

說得好

強鋤猾故事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侯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言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

天下儒人師

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學士曾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惟知炒栗

新韓家奴從彭懸宮使興宗與語才之曾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

柴入火必焚

周兵犯燕世宗以勝敗問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

覩鼻在否

羅衣輕善諧謔多所規諷興宗敗于李元昊也单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渾的不是黄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的亦不是唐太宗上笑而釋之

和你都輸去

興宗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賞数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

侏。陛。休。痴。和。你。都。輸。去也。

金史

鸛裏飛

章宗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李氏微甚大臣執不從一日宴宮中優人瑇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鸛上飛則風雨順時鸛下飛則五穀豐登鸛外飛則四國來朝鸛裏飛則加冠進祿上笑而罷

鸛裡飛謂鸛李妃也李氏既微則當官其家丌意止其立后

豈可使我爲始皇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世宗曰吾見大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

不識嵜字

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嵜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赤盞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此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盖不識嵜字至分爲兩耳

雀兒參政

合周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牓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椽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

列子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

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是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宋向氏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

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
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
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
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
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
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
潤山澤之産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
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

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迷疾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行非以
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
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
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
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嘗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悲心更微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

大段大詳

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巳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証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巳

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北山愚公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

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

兩兒辯鬬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决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負日之暄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蟄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

仰天而笑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

其狗迎吠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得人遺契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不見人徒見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晏子春秋

迭處迭去

晏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涙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

景公又嘗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亦數其三罪

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數圉人罪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

[illegible]此同

滑稽

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食之當死罪一也又殺之所最善馬者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楚爲小門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辱嬰取病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我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

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史記

賀錢萬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所就孰與仲多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近還話

不減足加帝腹

病死以爲化去

李少君病死武帝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

夥頤

陳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涉勝字）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爲汝遂成之

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爲汝遂成之

會說謊

美女惡女之仇

尹夫人與刑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

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于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眞是也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賢夫人

羨頡侯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

小樣

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毋不長者耳乎是乃封子爲羹頡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高祖亦小樣

亦食糠覈耳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

有此語

糠覈耳

欲反地下

條侯周亞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塟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景帝帝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塟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當慷闕
王治罪

舌在足矣

說得是

解古釋学

張儀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已學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我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將受命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

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土偶笑木偶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

曷鼻謂鼻如蝎
巨肩
巨于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唐舉相蔡澤

蔡澤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柄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

顀也蓋頂低而肩聳也　魋徒回反鶡烏曷反

睪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養卒歸趙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陳餘張耳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

寫養卒述哨其面

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韓信爲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生乃與噲等爲伍

何渠不若漢

何族須見

南越王尉他問陸生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萬計地方萬里居天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詎漢書作遽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言不如

無兄盜嫂

文帝遷直不疑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也

然即溺之

小人常態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如此焉得侯有偶安罔者矣

寡陋見[illegible]平知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李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孫名彊）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不知漢大

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

此可嘆亦可憐

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豚酒穰田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窶音樓篝音溝籠也汙音烏汙邪下地田也

飲一石

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𦜕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招不禁前有

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不忍鵠渴

齊王使淳於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

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王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

臨檻大呼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

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麋鹿觸寇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

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

上卽欲就之易爲溺耳顧難爲蔭室三世笑之乃止

世說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痴耳帝壯矣寧須汝乳而活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卽敕免罪

河伯娶婦

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苦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

秩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推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流血至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捧腹編卷六 終